



不戒和尚

风流杀手

古龙著
〔台湾〕



台湾 古 龙 著

风流杀手

(上册)

中州古籍出版社

风流杀手

上册

古龙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台湾武侠小说名家古龙先生的优秀代表作。作者呕心沥血，以独特的构思和高超的笔法，叙述了关洛道上两股黑势力为争夺霸权相互雇用风流色情杀手，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捕杀。

以金蜈蚣高敬如为首的关洛七雄，盘踞于关洛道上的蜈蚣镇，称王称霸。但其内部并不团结，不仅尔虞我诈，而且个个暗怀杀机。结果在高敬如六十大寿之际，寿堂上不明不白地出现了一口白皮棺材，紧接着一把大火将高府烧作白地。关洛七雄从此四分五裂，争强斗狠。蜈蚣镇美人酒店的女老板也闻风而动，施展色情迷术……

与此同时，气势庞大、心狠手辣的天狼会乘机向关洛七雄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蜈蚣镇上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惨烈拼杀，美人计、苦肉计、离间叛变、明枪暗箭、层出不穷……然而，关键时刻天狼会又发生了内哄：两名首脑为争夺绝色淫女大乔和小乔而争风吃醋。于是，天狼会实权落入了武林第一魔女，最为荒淫心狠的荡妇胡八姑手中。胡八姑率领大批天狼会高手再次进袭蜈蚣镇。

但是，摧毁关洛七雄并不是淫女胡八姑的最终目的，为夺取武林霸权，她又向神秘莫测的天狼会会主发起了挑战……

天狼会会主到底是何人？谁正？谁邪？谁胜？谁负？

本书情节极为惊险，场面宏大，悬念构思巧妙，机作丛生，环环相扣，众多人物各具特点，栩栩如生，实为港台武侠小说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上册 目 录

灵台诛心剑	燕云七杀刀·····	(1)
阴霾从天降	杀风四野来·····	(24)
娇娃弄玄虚	七雄生内哄·····	(47)
忍施苦肉计	巧移嫁祸谋·····	(65)
刀光掩星月	斧风撼山河·····	(88)
虎刀戮鬼斧	龙剑迫娇娃·····	(111)
金兰成死敌	怪客惊泉雄·····	(134)
揭穿嫁祸计	安排抽薪谋·····	(157)
诡秘无穷尽	阴谋接踵来·····	(180)
胁迫吐辛秘	雌虎噬狡狼·····	(203)
黄金虽宝贵	人格更高超·····	(226)

灵台诛心剑 燕云七杀刀

山城。

长街。

整齐的石板道，参差的小横巷。

长街穿过山城，在四月灿烂的阳光下，看来就像一条金色的百足蜈蚣。

这座山城，就叫蜈蚣镇。

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也是关洛道上的咽喉。

西出阳关，东入京洛，这里是必经之途，所以它虽然只是一个小镇，却是关洛道上的黄金地段。

在这个多彩多姿的小镇上，你只要带足了荷包，它几乎随时都可以满足任何一种欲望。

在这里，不分昼夜，你高兴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这里的禁例，只有一条：那便是你绝不可以在这里随便杀人！

因为这里是高大爷的地盘。

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爷。

关洛七雄的老大。

高大爷一向不喜欢有人在他老人家眼皮子底下惹事生非。

在蜈蚣镇，甚至于整条关洛道上，很少有人敢违背高大爷定下来的规矩。

高大爷定下来的规矩，敢不遵守的人，也只有一个。

那便是高大爷自己！

高大爷今天就要在这条长街上杀人。

正午。

美人酒家门口。

高大爷并不是一个欢喜杀人的人。

在关洛道上，高大爷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如果高大爷欢喜杀人，高大爷绝不会成为今天的高大爷！

不过，这也并不是高大爷没有杀过人。

同样的理由，高大爷如果没有杀过人，高大爷也绝不会成为今天的高大爷！

高大爷杀人，一定有杀人的理由。

高大爷一向只杀该死的人——或是高大爷认为该死的人。

如今，这个高大爷认为该死的人，已经出现。

四月的阳光，温暖、金黄。

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迎着阳光，懒洋洋的从长街那一头走过来，慢慢的走向美人酒家。

一切都在高大爷的意料之中。

现在是巳牌时分，一个时辰之后，这个年轻人将会带着七分酒意，从美人酒家里哼着小调走出来。

人出大门，人头落地！

酒厅里稀稀落落的坐着十来名酒客。

现在当然还不是上座的时候。

公冶长背负着双手，徐步履向厅角一副座头，那是他每天占用的老地方。

他每次来，这个座位都空着。

并不是酒家对他优待，特别为他留下了这个座位，专等他来，而是这副座头太烂太旧，只要一不留神，就有打翻酒菜的危险。

在蜈蚣镇上，这片美人酒家，并不是一处很高级的地方。这里，只卖白酒，下酒的小菜，也没有几样。

挑担的，赶车的，无论生张熟魏，只要你身上有个三两吊钱，你就随时都可以进来喝个痛快。

这里的酒菜低廉，设备简陋，只有一样，却是名实相符。这片美人酒家里确有美人。

美人仅有一个。

老板娘。

花十八！

花十八——一个很不容易听到的名字，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见到的女人。

这也许正是这片美人酒家比镇上其他类似的酒家，每天的生意，要好上好几倍的原因。

因为你在别处，花的代价相同，绝不会像在这里一样，一抬头，便能看到一张迷人的面孔。

迷人的面孔。

销魂的微笑。

完全免费。

公冶长如今就正在享受着今天的第一个微笑。

“老规矩？”

“老规矩。”

老规矩的意思，就是三斤白酒，一盘卤猪耳，一盘茴香豆。

花十八微笑着手一摆，一名瘸腿酒保，立将酒菜送上。

在目前这座酒厅中，公冶长可说是个很特别的客人。

因为在此刻厅中的十来名酒客里面，除了数他年纪最轻之外，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长衫，也只有他一个人佩了兵刃。

不过，他的长衫和兵刃，并没有为他增加与众不同的气派。

相反的，他这一身装束，只有使他显得比别人更寒贱、更潦倒、更落魄！

因为他身上那件长衫，虽然看起来还算干净，但已经很难说得出是一种什么颜色。

那口佩剑的情形也差不多。

满是锈斑的剑鞘，枯草般的剑穗，在在都说明它主人和它的关系，一向似乎并不怎么亲近。

他身上唯一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也许便是他此刻那副喝酒的神气。

他虽然也跟别人一样，喝的是白酒，但远远看上去，却像一位国王享用着一席御宴。

邻座有人说了个粗俗不堪的笑话，立即引起同桌的伙伴

一阵哈哈大笑。

公冶长也跟着笑了。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制造欢笑的地方。

在这里使用的每一文钱，都是流血流汗赚来的，以血汗换取的钱，在欢笑中花去，岂非正是人生一乐？

花十八在帐柜后面低下了头。

她也听到了这个笑话。

她也在笑。

但是，她笑，只能笑在心里，不能笑在脸上，因为那并不是一个适宜于妇道人家听到的笑话。

公冶长又喝了一杯酒，忽然放下酒杯，起身向帐柜走去。

花十八在脚步声中抬起了头，含笑以待。

她非常清楚，她这里比别家的生意好，是由于什么原因，所以，她也知道，有时遇上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光是微笑，是不够的。

有些客人只是欢喜一双眼光占便宜，有的客人欢喜口头上占便宜，另有一部份客人则必须手脚上占了便宜才会心满意足。

各式各样的客人，她都遇见过。

现在，她知道，今天的第一个醉翁来了。

她笑在脸上，也笑在心里。

“来吧！小子。你花家姑奶奶正闲得发慌，让你小子过来尽尽孝心也好！”

公冶长慢慢的走过来，斜靠帐柜，侧脸微微一笑道：“听说这儿住了一位高大爷？”

花十八道：“是的。”

公冶长道：“听说大后天就是高大爷的六十大寿？”

花十八道：“是的。”

公冶长道：“这样说来，丁二爷、胡三爷、艾四爷、巫五爷、花六爷、孙七爷他们几位，这几天都要赶来这里，为他们关洛七雄中这位大当家的贺寿了？”

花十八的眼珠微微一转，说道：“相公贵姓？”

公冶长道：“公冶长。”

花十八道：“公冶相公也是跟高大爷贺寿来的？”

公冶长微微一笑道：“有这份心意，只怕进不了高府大门。”

花十八一怔道：“为什么？”

公冶长笑道：“你瞧我这一身行头，像不像个喝寿酒的贺客？”

花十八笑了，这小子虽然一副寒酸相，说起话来，倒是蛮风趣的。

公冶长笑笑，又道：“高大爷有没有来过这里？”

花十八笑道：“来干什么？”

公冶长微笑道：“你这里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好小子，上路了！

她飞了他一眼道：“你说呢？”

公冶长微微一笑，道：“有些事我一向只做不说。”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转身走了开去。

留下花十八在那里发呆。

这小子是不是有点毛病？

靠酒厅门口的一副座头上，坐着三名短衣汉子。

方才那个粗俗不堪的笑话，就是其中一个汉子说的，现在那汉子正在唾沫横飞的说着另一个笑话。

公冶长在空着的一边坐了下来。

说笑话那汉子突然住口，三人一齐拿眼睛瞪着公冶长。

说笑话的那个汉子道：“你老弟这算什么意思？”

公冶长道：“听笑话。”

那汉子道：“谁请你过来的？”

公冶长道：“我自己！”

那汉子转向另外两名汉子道：“你们听听这小子说话的口气！”

左首一个红脸汉子嘿嘿一笑，道：“这小子身佩凶器，八成是找碴来的，张老大，给点颜色他瞧瞧！”

说笑话的那汉子就是张老大。

他瞪着公冶长，冷冷道：“你小子究竟滚不滚？”

公冶长微笑道：“不滚。”

张老大霍地站了起来，一脚踢开凳子，沉脸厉声道：“蜈蚣镇是你小子要赖的地方？你小子瞎了眼了！”

公冶长微笑道：“正因为我眼睛没有瞎，才看出你们三个不是好东西。”

张老大勃然大怒，突然闪身绕过桌角，一拳对准公冶长的鼻梁击了过去！

另外那两名汉子也跟着跳了起来，人离座位，手上已分别握着一把牛耳尖刀。

公冶长朗声一笑道：“高大爷手底下的狼角果然不少！”

他一拧腰，人已闪了开去。

张老大一拳挥空，突然扭转身躯，单足斜斜飞起，直蹬公冶长的咽喉。

身形灵活，劲道凌厉，居然使的是正宗腰州薛家十八连环飞腿！

公冶长继续后退，仍然没有还手。

那两名握刀的汉子，已经自他身后包抄而至，这时见公冶长不断后退，两人眼色一使，双刀并起，带着两道闪闪寒光，同时左右插向公冶长的腰肋。

公冶长头也没回一下，冷冷道：“动刀者死！”

只见人影一花，然后是两声惨叫。

那两名动刀的汉子，一齐踉跄后退，两把牛耳尖刀，已齐柄戮进了他们自己的心窝。

两名汉子双手扶着刀柄，弓腰向后退了几步，终于扭曲着面孔，在自己画出的血线一端倒了下去。

张老大僵在那里，像呆了一样，他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一脚踢出时，只见对方身形如飞蓬般原地一转，两名伙伴的牛耳刀，就插入了一颗自己的心窝！对方如何夺刀还击？用的是什么手法？他根本就没有能够看清楚！

像这样一名敌人，他张金牛会是对方的敌手吗？

公冶长似乎非常欣赏这位张老大的悬崖勒马，点点头道：“很好！算你伙计识相。请回去告诉高大爷，留你伙计一个活口，就算是我公冶长送给他高大爷的一份寿礼。另外请你带个口信：请他高大爷多想想，如果发觉走错了路，就该趁早回头！”

张老大仍然像木头人一样，僵在那里，动弹不得。

突听门口有人冷冷接口道：“我也想送高大爷一件礼物！”

公冶长一转身，便看到一名满脸杀气的黑衣青年，正握着一把长刀，像冰柱一般，站在大门口。

公冶长道：“朋友想送高大爷一件什么礼物？”

黑衣青年道：“你的人头！”

公冶长道：“朋友怎么称呼？”

黑衣青年道：“血刀袁飞！”

公冶长动容道：“燕云七杀手中的血刀袁飞？”

袁飞冷冷道：“算你有点见识。”

公冶长不禁点了点头，道：“你方才如果不声不响，抽冷子挥出一刀，我这颗人头也许早就不在脖子上了。燕云七杀手，果然名不虚传，果然有点风度。”

袁飞寒着脸道：“我如果现在挥刀，你的人头照样要离开你的脖子！”

公冶长微笑道：“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挥刀？”

袁飞道：“等你拔剑！”

公冶长又笑了笑道：“因为你不愿杀一个没有抵抗力的
人？”

袁飞道：“这是原因之一。”

公冶长道：“哦？”

袁飞道：“另一个原因便是我一向不欢喜在别人店里杀人。”

公冶长点头道：“这是一种好习惯，我该学学。”

袁飞不再开口，身子一转，向街心走去。

公冶长慢慢跟着走出去。

袁飞转过身来，公冶长站下，仍然没有拔剑。

袁飞冷冷的望着他，冷冷地道：“你还等什么？”

公冶长微笑道：“等你发问。”

袁飞道：“我没有话问。”

公冶长微笑道：“连我是谁，你也不想知道？”

袁飞道：“不想！”

公冶长道：“为什么？”

袁飞道：“无此需要。”

公冶长道：“因为我已死定？”

袁飞冷冷一哼，道：“不错！名字只对活人有意义。”

公冶长道：“也不想知道高大爷要杀我的原因？”

袁飞道：“我也不是评理来的，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跟我没有关系。”

公冶长忽又露出笑意道：“那么，我可不可向你袁兄请教一件事？”

袁飞道：“说！”

公冶长道：“听说袁兄是艾四爷的人，为什么现在要替高大爷杀人？”

袁飞道：“关洛七雄一向不分彼此，高大爷要杀的人，也就等于艾四爷要杀的人。”

公冶长微微一笑，说道：“关洛七雄均为好客之士，我公冶长如果不死，迟早必为七雄门下客，到时候我跟袁兄也将是一家人，袁兄何不放远眼光，趁今天这个机会，先卖小弟一个人情？”

袁飞冷冷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至少目前你还不是七雄门下客！”

公冶长道：“袁兄为什么不给小弟一个机会？”

袁飞冷冷道：“我等你拔剑，就是给你机会！”

公冶长深深吸了一口气，头一点，说道：“好！”

日丽中天。

正午。

长街两端，已经围满闲人。

现在每一双眼光，都屏息凝注在公冶长拔剑的那只右手
上。

长剑缓缓出鞘。

长剑出鞘，两边人群中，登时响起一片嗡嗡窃议之声。

“这是一把什么剑？”

“没有见过。”

原来公冶长拔出的，虽具有一般剑的长度和样式，但却是一把没有开过口的钝剑；剑身上不仅没有一丝光华，甚至还布满了点点锈斑，以其说是一把剑，似乎还不及说它是一根长长扁扁的旧铁条来得恰当。

但说也奇怪，血刀袁飞一见到这把剑，却突然变了脸色。

他瞪着公冶长道：“诛心剑？”

公冶长道：“是！”

袁飞道：“阁下是灵台老人门下？”

公冶长道：“是！”

袁飞露出不信之色道：“灵台老人一生与世无争，阁下若是灵台门下，何以对名利二字如此热衷？”

公冶长微微一笑道：“圣贤愚劣，因人而异——你袁兄不是也有一个很好的出身么？”

袁飞嘿了一声，没有开口。

公冶长含笑缓缓接着道：“如袁兄愿高抬贵手……”

袁飞又望了那口诛心剑一眼，忽然点头道：“久闻诛心大九式有风雷之威，灵台老人已归道山，今天能向阁下领教两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他口中说着，语音突然一沉，又道：“小心接刀！”

刀字出口，刀已挥出。

刀光如匹练，突向公冶长胸膛闪卷过去。

公冶长一偏身，向左挪离刀许，横剑平胸，注目屹立如故。

袁飞人随刀转，一个箭步窜出，第二刀又带着一片炫目的光华，如毒蟒出洞般，疾劈过去！

公冶长再度纵身闪避，唇角同时浮起一丝会心的笑意。

袁飞冷冷一哼，说道：“好！阁下果然识货。”

原来他两刀看上去虽然凌厉无匹，其实只是引诱对方出手的虚招。

一名武林高手的虚招，经常都是一种带着糖衣的毒药。

因为一着成功的虚招，往往会令人觉得它好像攻错了部位，而且往往显得破绽百出。

对于交手的对方来说，这种错觉经常是一种很大的诱惑。

如果对方抵受不了这份诱惑，贸然出手还击，他将会发现敌人原先暴露的空门，会突然消失不见。

他同时会发现，敌人所等待的，正是他这种愚蠢的反应！

愚蠢的代价，便是死亡。

但是，公冶长显然不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对手。

公冶长的确识货。

识货便是行家，对付一位行家，除了凭真本事获胜，绝无取巧的捷径。

血刀袁飞其实并不是一个欢喜取巧的人。

他发出虚招，目的只是想试试这位灵台门人的胆识和眼力，如今两刀无功之后，他决定不再浪掷时光。

他攻出了第三刀。

一刀平平送出。

刀尖颤动。

刀芒如圈。

朴实无华的一刀，也是要命的一刀！

这一次公冶长没有退让，事实上这一刀他想让也让不开。